

讀
朱
隨
筆



Z121

1

:0643

讀

60636

朱

隨

筆

陸隴其輯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讀朱隨筆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讀朱隨筆

此據正誼堂全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原序

自精一執中之傳。閱世相承。至我夫子而集其大成。及門中踐履篤實。唯曾氏子者。得中庸之統。與子思相授受。而歸諸孟氏。遞相傳述。遞相發明。至今聖道賴以不墜者。則思孟之力居多也。然自孟氏沒而微言遂絕。佛老清虛之談。月露風雲之作。充斥於漢晉隋唐之世。雖以韓文公談笑之所揮。無能使三舍避也。至有宋諸先生出。而後聖道復明。不啻撥雲霧而覩青天。理學之盛。於斯而極。南渡以後。紫陽朱子而集厥成焉。其學之純粹無疵。實與曾氏後先默契。同時如金溪陸氏相爲方圓冰炭。後代餘姚王氏祖金溪之學。而不敢顯背乎紫陽。乃倡爲晚年定論之說。議者因有援儒入墨之誚。夫朱子之學。以敬爲主。以格物窮理爲要。以存養省察爲功。其生平之所論著。彙牘盈箱。無非闡明斯旨。但學者得其書。苦於卷帙之繁。而不能徧讀。而不得其解。陽附而陰畔之者。又往往而是也。稼書陸先生生於陽明之鄉。而不爲時風衆勢所染。其制行精純。卓然爲一代大儒。實得力於朱子之書。其讀朱子之書也。隨其所得而劄記之。於詩賦劄子二十九卷。人所共知者。不再加發明。自三十卷至一百卷。旁迨別紹諸集。則究研搜討。務見其精意。而得其生平三變之學問。每條之末。綴以愚按數言。其詞約而不煩。其意暢而曲盡。其於金溪姚江之所異者。不必過爲排擊。而辨晰入微。使人不惑。而朱子之全書。遂已得其要領。靈珠崑玉。可使家握而人抱之。則謂朱子之書。卽先生之學可也。始余服膺先生。所見先生之書。如困勉錄。四書大全。三魚堂

文集。恨未覩其全也。丁亥之夏。奉命撫閩。道過嘉禾。囑別駕項君求先生未刻書。項君從先生之壻曹公名宗柱者。盡搜其家藏。乃得是編。及讀禮志疑。問學錄。松陽鈔存。四種。然後先生之書悉出。因亟刊而傳之。俾世之學者。人有其書。由先生以溯紫陽。由紫陽以上溯先聖。正學昌明。斯文日盛。是余之志也夫。

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。

曹序

讀朱隨筆。先內父讀朱子全書時。隨筆登記之書也。自一卷至二十九卷。係時賦劄子。未及訂定。自三十卷至一百卷。及續集別集。皆隨閱隨錄。後附愚按一條。以備參考。其他已刻未刻等書。悉宗朱子。辨別同異。自居家出仕時。晨夕手錄。無敢稍暇也。惟困勉錄一書。或爲少年劄記。或出一時意見。雜附說統之旁。沒後。及門傳寫。不無增補附會。實係先內父未定之書。因坊人速於刊刻。遂至譌傳海內。茲蒙大人先生究心理學。表揚遺著。誠屬千古盛事。懇將此書剖析同異。另行刊播。不獨存沒均感。實後學之折衷也。當湖後學曹宗柱全男煥謀謹識

讀朱隨筆卷之一

當湖 陸隴其稼書甫輯
儀封 張伯行孝先 訂

第三十卷

答汪帥論兩蘇云。語道學則迷大本。論事實則尙權謀。銜浮華。忘本實。貴通達。賤名檢。此數語。斷盡兩蘇之學。與汪帥論蘇學凡三書。學者皆當玩味。庶不爲眉山兄弟所溺。又卷四十六答詹元善云。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。其爲學者心術之禍。最爲酷烈。

答汪尙書云。體用一源。顯微無間。蓋自理而言則卽體。而用在其中。所謂一原也。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。所謂無間也。此數語已見太極圖解中。而此尤覺簡明。

與張欽夫書云。人自有生卽有知識。事物交來。應接不暇。念念遷革。以至於死。其閒初無頃刻停息。舉世皆然也。然聖賢之言。則有所謂未發之中。寂然不動者。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。而指夫暫而休息。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。嘗試以此求之。則泯然無覺之中。邪暗鬱塞。似非虛明應物之體。而幾微之際。一有覺焉。則又便爲已發。而非寂然之謂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。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。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。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。是乃天命流行。生生不已之機。雖一日之間。萬起萬滅。而其寂然之本體。則未嘗不寂然也。所謂未發如是而已。夫豈別有一物。限於一時。拘於一處。而可以謂之中。

哉。按朱子自注云。此書非是。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。而劉念臺聖學宗傳取此以爲中和說之一。且評云。說得大意已是。猥不是限於一時。拘於一處。念臺雖知此非朱子定論。然深有契焉。則以與其學合也。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云。試思前聖人入大廟。每事問。存饌羊。謹闕文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深戒不知而作。教人多聞闕疑之心。爲如何。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。又爲如何。又云。漢儒釋經。有欲改易處。但云某當作某。後世猶或非之。況遽改乎。且非特漢儒而已。孔子刪書。血流漂杵之文。因而不改。孟子繼之。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。終不刊去此文。以從己意之便也。此一段可爲校書者之深戒。朱子於大學孝經。雖皆刊定。而必存其舊。真萬世法也。

第三十一卷

答張敬夫云。汎然之問。略不曾經思索。答之未竟。而遽已更端者。亦皆一一酬酢。此非惟於彼無益。而在

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。愚按答問之際。不可不思此言。

答張敬夫云。類聚孔孟言仁處。以求夫仁之說。程子爲人之意。可謂深切。然專一如此用功。卻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。滋入耳出口之弊。亦不可不察也。愚按玩此段。則知類書之學。有益於人。而誤人亦不淺。又一書答敬夫云。謂類聚言仁。亦恐有病者。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。避迂求捷。此風已盛。方且日趨於險薄。若又更爲此以導之。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。方寸愈見促迫紛擾。而反陷於不仁耳。然卻不思所類諸說。其中下學上達之方。蓋已無所不具。苟能深玩而力行之。則又安有此弊。今蒙來諭。始悟前說之

非敢不承命。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懲實用功。則亦未免尙有過計之憂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。略采此意。以警後之學者否。不然。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。以附其後。亦庶乎其有益耳。噫。朱子之恐學者之避迂求捷。倦倦如此。而今學者以類書作本領。何哉。

答張敬夫云。太極中正仁義之說。若謂四者皆有動靜。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。爲贅語矣。但熟玩四字指意。自有動靜。其於道理極待分明。蓋此四字。便是元亨利貞四字。愚按。謂四者皆有動靜亦可。但非周子此處正意耳。

答張敬夫云。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。但用不同。此語更可玩味。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。中字之義。未嘗不同。亦曰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而已矣。然用不同者。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。有所謂中之道者。是也。蓋所謂在中之義者。言喜怒哀樂之未發。渾然在中。亭亭當當。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。其謂之中者。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。有所謂中之道者。乃卽事卽物。自有箇恰好底道理。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其謂之中者。則所以形道之實也。所謂在中之義。猶曰在裏面。底道理云爾。非以在中之中字。解未發之中字也。愚按此一段。以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總解已發未發之中。與時解稍異。存以俟考。

答張敬夫云。謂已發之後。中何嘗不在裏面。此恐亦非文意。蓋旣言未發時在中。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。但發而中節。卽此在中之理。發形於外。如所謂卽事卽物。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。是也。一不中節。則在中之理。雖曰天命之秉彝。而當此之時。亦且漂蕩淪胥。而不知其所存矣。但能反之。則又未嘗不在於此。此

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。則無時而不中。以事言之。則有時而中也。所以又謂善觀者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也。若謂已發之後。中又只在裏面。則又似向來所說。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。與已發者不相涉。入而已發之際。常挾此物以自隨也。愚按此書注云。壬辰冬。而中和舊說序在壬辰八月。則此處固朱子定論也。

答張敬夫云。以敬爲主。則內外肅然。不忘不助。而心自存。不知以敬爲主。而欲存心。則不免將一箇心。把捉一箇心。外面未有一事時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。不勝其擾擾矣。就使實能把捉得住。只此已是大病。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。儒釋之異。亦只於此便分了。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。便是有兩箇主宰了。不知光是真心乎。見者是真心乎。愚按此段。與觀心說相發明。

答張敬夫云。何有於我哉。古注云。獨我有之。伊川似亦是如此說。云勉人學。當如是也。蓋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。語雖若少揚。而意實已深自抑矣。愚按如此說甚妥。不知集註何以不從。乃主謙而又謙之說。似與若聖章矛盾者。注中又並不將兩章合說明白。直待雙峯饒氏委曲說得明。然畢竟可疑。

答張敬夫論牛李維州之事云。還其地可也。縛送悉怛謀使。肆其殘酷。則亦過矣。愚按如此處分。方是恰好。

答張敬夫云。近日一種向外走作。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。皆準止酒例。戒而絕之。似覺省事。此前輩所謂下士晚間道。聊以拙自修者。愚按處浮華之時。不可不謹持此戒。

答張敬夫云。子壽兄弟。氣象甚好。其病卻是盡廢講學。而專務踐履。卻於踐履之中。要人提撕省察。悟得

本心。此爲病之大者。要其操持謹質。表裏不二。實有以過人者。惜乎其自信太過。規模窄狹。不復取人之善。將流於異學。而不自知耳。愚按以悟本心爲踐履。切中象山之病。

答敬夫集大成說。按敬夫所解孔子之謂集大成句。原有二說。一說集合也。言合衆理而大備於身也。一說或曰。集謂合樂。成謂樂之一變。此卽以樂譬之也。朱子於此。並未嘗斷從某說。

答敬夫孟子說疑義云。按此解之體。不爲章解句釋。氣象高遠。然全不略說文義。便以己意立論。又或別用外字體貼。而無脈絡連綴。使不曉者展轉迷惑。竊曉者一向支離。如此數章論性。其病尤甚。蓋本文不過數語。而所解者文過數倍。本文只謂之性。而解中謂之太極。凡此之類。將使學者不暇求經。而先坐困於吾說。非先賢談經之體也。且如易傳已爲太詳。然必先釋字義。次釋文義。然後推本而索言之。其淺深近遠。詳密有序。不如是之愚遽而繁雜也。大抵解經。但可略釋文義名物。而使學者自求之。乃爲有益耳。愚按此一段。說解經之法最詳。朱子於前一書又云。漢儒可謂善說經者。不過只說訓詁。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。可與此段參看。

又云。夜氣不足以存。此句之義。非謂夜氣之不存也。凡言存亡者。皆指心而言耳。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。至於日夜之所息。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。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。及其旦晝之所爲。有惜亡之。則此心又不可見。若枯亡反覆而不已。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。亦至微薄。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。非謂夜氣有存亡也。若以氣言。則此章文意。首尾銜決。殊無血脈意味矣。愚按今人只管自立意見。不

管首尾衝決。朱子用此四字最妙。

又云。大體小體章。不曾提掇著立字。而只以思爲主。心不立而徒思。吾未見其可也。愚按此條。朱子尙未說得如何樣立。

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曰。就有道而正焉。謂異世而求之書。本文未有此意。恐不須過說。或必欲言之。則別爲一節。而設問以起之。可也。愚按朱子解經。必就本義解之。所以不同於諸家。

又論無適莫曰。異端有適有莫。蓋出於程子之言。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。亦謝氏之說。言雖不同。而各有所指。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。愚按朱子兼取程子。謝氏之說。而後無適莫之意始備。

又論一以貫之曰。聖人之心。於天下事物之理。無所不該。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。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。此一段。可悟一貫之說。

又論自行束脩以上曰。辭氣容色之閒。何莫非誨也。固不保其往耳。誨字之意。恐未說到。辭氣容色之閒。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。蓋吾無隱乎爾。乃爲二三子以爲有隱而發。不保其往。乃爲門人疑於互鄉童子而發。皆非平日之常言。不應於此無故而及之也。若以禮來者。不以一言告之。而必俟其自得於辭氣容色之閒。又先萌不保其往之意。則非聖人物來順應之心矣。愚按此與就有道而正條同。大抵南軒多發明言外之意。而朱子則務求本文之旨。論子所雅言曰。性與天道。亦豈外是而他得哉。固是如此。然未須說亦同此。

南軒解行藏章曰。其用也。豈有意於行之。其舍也。豈有意於藏之。朱子答曰。聖人固無意必。然亦謂無私意。期必之心耳。若其救時及物之意。皇皇不舍。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。至於舍之而藏。則雖非其所欲。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。則亦過矣。若果如此。則是孔顏之心。漠然無意於應物。推而後行。曳而後往。如佛老之爲也。聖人與異端不同處。正在於此。不可不察也。程子於此。但言用舍無與於己。行藏安於所遇。詳味其言。中正微密。不爲矯激過高之說。而語意卓然。自不可及。按朱子此條。與前論無適莫一條。及中庸或問駁龜山喜怒哀樂之說。皆相發明。

又論曾子有疾。召門弟子曰。形體且不可傷。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。此亦過高之說。非曾子之本指也。且當發明本文之意。使學者深思。保其形體之不易而盡心焉。是則曾子所爲丁寧之意也。又論子張問行曰。人雖不見知。而在己者未嘗不行。夫子之言。言其常理耳。人雖不知。別是一段事。未應遽說以亂夫子之意。向後別以己意推言。則可耳。愚按朱子與敬夫論癸巳論語說。都是要就本意說。不要將言外之意。來亂本文之意。故又云。溫公謂揚子作玄。本以明易。非敢別爲一書。以與易競。今讀此書。雖名爲說論語者。然考其實。則幾欲與論語競矣。此最可爲看書者之戒。又如敬夫解三愆章曰。言而當其可。非養之有素不能也。朱子曰。聖人此言。只是戒人言語以時。不可妄發。未說到此地位也。又解子謂伯魚曰。爲者躬行其實也。朱子曰。如此說意極切。但尋文義。恐不然耳。爲只是誦讀講貫。

又敬夫於志士仁人章云。仁者。人之所以生也。苟虧其所以生者。則其生也。亦何爲哉。朱子曰。此解中常

有一種意思。不以仁義忠孝爲吾心之不能已者。而以爲畏天命。謹天職。欲全其所以生者。而後爲之。則是本心之外。別有一念。計及此等利害重輕。而後爲之也。誠使真能舍生取義。亦出於計較之私。而無慙實自盡之意矣。大率全所以生等說。自他人旁觀者言之。以爲我能如此則可。若挾是心以爲善。則已不妥帖。況自言之。豈不益可笑乎。按此等處。朱子看得真是十分細密。

第三十二卷

答敬夫論中庸說云。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。乃有可據之地。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。則亦不能讀。惟此處爲難耳。玩此段。則知博約先後。正難執一。

答敬夫云。日前所見案書所陳者。只是籠侗地。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。便執認以爲是了。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。傾湫倒海底氣象。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。如在洪濤巨浪之中。不容少頃停泊。蓋其所見一向如是。以故應事接物處。但覺麤厲勇果。增倍於前。而寬裕雍容之氣。略無毫髮。雖竊病之。而不知其所自來也。而今而後。乃知浩浩大化之中。一家自有一箇安宅。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。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。所謂體用一源。顯微無間者。乃在於此。愚按此條所謂主宰。未曾明指。想必是指心念。臺取此以爲中和說二。而以爲指天命之性。則失之矣。後一書又云。天理人欲之判。中節不中節之分。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。可見其指心。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云。大化之中。自有安宅。此立語固有病。然當時之意。卻是要見自家主宰處。所謂大化。須就此識得。然後鳶飛魚躍。觸處洞然。若但泛然指天指地。說箇大

化便是安宅。安宅便是大化。卻恐顛倒。非聖門求仁之學也。

答張敬夫云。既察本原。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。愚按玩此。則不但精一是功夫。即人心道心二句。亦自有功夫。但此察字。要看得與觀心之觀字有別。方好。

答張敬夫問目內論盡心知性曰。心體廓然。初無限量。惟其格於形器之私。是以有所蔽而不盡。人能克己之私。以窮天理。至於一旦脫然。私意剝落。則廓然之體。無復一毫之蔽。而天下之理。遠近精麤。隨所擴充。無不通達。性之所以爲性。天之所以爲天。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。無次序之可言矣。孔子謂天下歸仁者。此意也。又論存心養性曰。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。不能存養而格亡之。則非所以事天也。夫心主乎性者也。敬以存之。則性得其養。而無所害矣。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。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。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。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。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。故敬者。學之終始。所謂徹上徹下之道。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。又論殀壽不貳曰。盡心者。私智不萌。萬理洞貫。斂之而無所不具。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。學至於此。則知性之爲德。無所不該。而天之爲天者。不外是矣。存者。存此而已。養者。養此而已。事者。事此而已。生死不異其心。而修身以俟其正。則不拘乎氣稟之偏。而天之正命。自我立矣。愚按此朱子所解與集注大不同。其爲未定之論無疑。明季諸儒多主此爲說。自以爲獨得其亦未嘗深考也。又答張欽夫問目曰。易無思也。無爲也。寂然不動。忠也。敬也。立大本也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恕也。義也。行達道也。按此看敬字。與前所謂敬者。學之終始。又不同。

又答張敬夫問曰。有天地後。此氣常運。有此身後。此心常發。要於常運中見太極。常發中見本性。離常運者而求太極。離常發者而求本性。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。愚按此條。猶是中和舊說。

又答張敬夫論苟志於仁曰。夫舉措自吾仁中出。而俯仰無所愧怍。更無打不過處。此惟仁者能之。顏曾其猶病諸。今以志於仁者。便能如此。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。愚竊以爲志於仁者。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。正當於日用之間。念念精察。有無打不過處。若有卽深懲而痛改之。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。何自而來。用力之久。庶乎一旦廓然。而有以知仁矣。雖曰知之。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。直是從此存養。十分純熟。到顏曾以上地位。方是入此氣象。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。只是誠心恭己。而天理流行。自無間斷。爾今說才志於仁。便自如此擔當了。豈復更有進步處耶。又且氣象不好。亦無聖賢意味。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。直指其路。急策而疾趨之。此何等氣象耶。愚按此處。朱子極力發揮言外之旨。蓋卽闕外注意。與前論癸巳論語說專欲就本文說者不同。固各有當也。

與欽夫論仁往復諸說。真西山讀書記彙而附於仁說之後。最妙。但內有自注一段云。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。便爲仁體。則恐所謂公者。漠然無情。但如虛空木石。雖其同體之物。尙不能有以相愛。況能無所不溥乎。按此一段。發明公之一字。不可直指爲仁體。最爲深切。不應刪卻。

又論仁說云。仁只是愛之理。人皆有之。然人或不公。則於其所當愛者。反有所不愛。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。而無所不愛矣。若愛之理。則是自然本有之理。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。按此一段。亦